

解頤拾穗 (七)

何宇白

無信不立

民國十六年春，當筆者在成都讀中學的時候，爲了距家鄉遙遠，把家裏寄來的兩百現大洋存在當地金融業首屈一指的上海聚興誠銀行成都分行，準備未來兩三個學期的「衣食住行育樂」開銷。殊料該行業務突出，爲同業所嫉，一個「地皮風」謠傳「聚興誠」不穩，馬上擠兌，人山人海，擠得水洩不通，不到兩三個鐘頭，銀行兌不出現洋來了，四川清鄉司令鄧錫侯的特務營、四川警察廳、成都城防司令部的軍警咸集當場，武裝遏阻索兌羣衆。銀行關門大吉，持票人千千萬萬，吵嚷噉啣，直騷動到天黑。由於我也參加，應該說是耳聞目覩。照估計，重慶的聚興誠銀行該是倒下去的第二個，然後波及萬縣的、沙市的、漢口的、九江的各分行，以迄上海總行，似屬勢有必至。然而不然，重慶方面的該分行負責人對此專的處理，硬是要得。他對成都分行迭電告急相應不理，一方面準備好重慶行的翌日應付擠兌頭寸，另一方面分電萬縣以下各分行與總行提高警覺，謹防擠兌。這麼一來，重慶行對次日發生

的擠兌有恃無恐，無論活存期存，只要領取，來者不誤，一個上午便將擠兌狂潮逐漸阻止，下午平靜無事。萬縣以下等處的分行擠兌潮便越來越小，餘波盪漾到上海，好像紋風不動一般。觀乎此，足見其經營大有人在，事在人「爲」，「爲」什麼？要個信用而已。所以不到三個月，該總分行便匯集鉅款支持成都分行復業，現洋堆積如山，應付裕如，一整天兌付之外，猶餘大半現款。於是第二天便很少提款客戶，第三天恢復正常。詎祇沒有影響總分行，就連該分行也恢復舊觀。本來，金融業的生存全憑信用，要不然誰會送錢上門「有去無回」？前些時某銀行經理爲文在「中國時報」披露，指出金融事業營運資金絕大部分來自負債而非自有資金。他分析以美國全體聯邦的銀行爲例，其淨值尚不及資產的七%；至於我國銀行、信託投資公司、信用合作社淨值佔資產的比率都在五%以下，可見金融業全是藉別人的存款來營運操作。信用越隆，存款便越多，貸放、投資得心應手；反之會逐漸萎縮，以至關門停業。據聞美國最近發生類似臺北的金融事件連鎖倒閉的，光是美國郊區就有兩百七十五家銀

行列入聯邦存款保險公司的「問題貸款」名單內，所以金融業只要信用成問題，無不十倒九傷，動搖社會對同業的信心，要求解決，便須從恢復名譽着手。以前所舉「聚興誠」之例，即是明證。因有人以爲如以這種模式是不是可以挽救臺北某金融業的危機？當然可以，除了留下的後遺症而外，他們的危機早已獲得政府的接管而挽救過來。不過，這只能說這些事業的本身如此，至於原來負責經營的個人或家族，不獨喪失了信用，且以接管這一回合，信用兩個字如入深淵，不可救藥。「禍福無門，惟人自招」，這又怪得誰來？只說是越爬越高，何曾想到爬得越高，跌得越慘？只說是越吹越大，何曾想到大得爆炸了，一切皆空？青蛙不妄比牛大，不會炸破肚皮，尸骸狼藉，污染了周圍環境；不打腫臉充胖子，又何至於搞得膿血滿頭，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呢？

養癰貽患

宋呂祖謙的「東萊博議」，又稱「東萊左氏博議」一書，甚多辯駁理論，文采斐然。它對左傳的「鄭伯克段於鄆」一篇，有關鄭莊公縱容、

姑息同胞弟弟共叔段，以致養癰成患，不得不大張討伐，使他棄國流亡的前後始末，認為莊公不僅若左丘所識「失教」，而且是故意設下陷阱，讓叔段多行不義，以至自作孽不可活，因有「釣者負魚，魚何負於釣？獵者負獸，獸何負於獵？莊公之負叔段，叔段何負於莊公？」的論調。平心而論，也是想當然爾之詞，難道莊公的心黑、手段狠竟如此嗎？所以筆者仍以左丘明可譏之「失教」不失其公允。其實，「失教」就包括了不防微、不杜漸，姑息養奸，養癰成患，諺語所謂「趁小不補，濫到尺百」，等到泛濫成災，什麼後遺問題接踵而起，誰為之？孰令致之呢？倒不是什麼「道德責任」、「政治責任」閒語一句可以交代得了的。古今專類似者太多，且以此「失教」的鄭莊公為例吧，或許他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投鼠忌器，不能不有所顧慮；抑或由於他老弟是骨肉相關，有親生老娘做後臺的特權，便畏首畏尾。結果怙惡者不祇不悛，而且有所恃而不恐，變本加厲，無法無天，我想絕非鄭莊始料所及吧！方諸近來所發生的「金融風暴」，雖就體態來說一大一小顯覺不倫；但就實質講，靡不由於養癰、姑息所以致之。以大喻小，誰曰不然？

「養癰」、「姑息」，茲再舉一不大不小形同笑話的事例有以證明：滿清末年，吾鄉發生了一樁教案，一位法國天主教傳教士被山區保族殺死山中，算是各由教士「養癰」、「姑息」而起，才使他自遭戕殺，即使法帝國主義怎樣強橫，大不過道理。談判結果，由甯屬五縣的地方官

攤派老百姓賠了十萬兩雪花花的銀子，「大事化小」了事，沒有麻煩到清廷頭上，可「殃及池魚」，把這五縣的升斗小民整得好慘。看起來雖小專一樁，計算損失五縣人民都有份，可就同等閒。怪來怪去，該怪被殺的法天主教士「養癰」、「姑息」。因為這位教士的職位是羅馬派來的主教，他準備去保族山區巡迴傳教，他以為善待保酋，用作保鏢可以安然無恙。首先他將保鏢保酋看作寶貝，收為義子，任其需索，予取予求。無如保性貪殘，索求無厭。跟他入山頭一天，保酋說：「乾爹，可不可以把你的大衣給我穿？」教士答道：「有什麼不可，拿去穿吧。」第二天保酋又求道：「乾爹，把你的望遠鏡送給我，好不好？」教士說：「有什麼不好，拿去吧。」第三天他說：「乾爹，能不能把這架留聲機給我。」教士道：「這是我傳教的工具，怎麼可以給你

玩？」保酋非要不可，且以不當保鏢威脅，教士只好拱手退讓。第四天到了昭覺縣（一個城內居民不滿六七戶的縣分），他就向教士索取那支護身的白朗寧手槍，教士這纔發覺此酋既有長槍短刀在手，還要需索他唯一防身之器，居心叵測，遂堅決不給，保酋則死纏不休，最後兩人相奪手槍，教士因遭慘殺。以此看來，要不是教士的縱容，故示寬大，認為保酋是地方才俊，擁有「號召」實力，一而再、再而三的予以姑息，怎會弄得如此下場？他咎由自取，死得活該，却連累了賠款了案的千萬無辜老百姓。因此，我總覺得「養癰」、「姑息」，羊已亡了，往者不可諫了，最要緊牢須補好，使「貽患」、「養奸」的事件到此為止，什麼「特權、壟斷、投機」將然的、未然的及時消弭，給國家社會帶來一個法治化而後民主化的好境界，那才是全民的幸福。

中外文庫

之二十二

同光風雲錄

邵鏡人教授著

定價台幣 120元

本書記述清代同光兩朝人物，始自曾國藩、殿以袁世凱、共錄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駱秉章、沈葆楨、李鴻章、鮑超、曾國荃、郭嵩燾、劉銘傳、岑毓英、聶士成、劉坤一、譚嗣同、唐才常、秋瑾、丘逢甲、容闈、詹天佑、王闈運、康有為、梁啟超、章炳麟、嚴復、蘇玄瑛、劉師培、王國維、張謇、袁世凱等七十五人功過成敗及軼聞趣事，內容精彩，篇篇可讀，定價壹佰貳拾元書款交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